

文藝思想叢書

高爾基論美國

高爾基著 陳鄂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書叢想思藝文

國美論基爾高

譯鄂 陳 著基爾高



行印社版出風正

PDG

文藝思想叢書
高爾基論美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陳鄂言	出版者	陳汝言	發行所	正風出版社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南京行宮東海路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出版期	一九五〇年四月滬再版
----	-----	----	-----	-----	-----	-----	--------------------------------	------	---------------------	-----	------------

版權★禁翻印

(108) S.1001—2000

(P.124)

PDG

目 錄

高爾基論美國	一
答問	一四
記一個共和國的大王	一八
黃魔之城	四〇
道學夫子	五七
無聊的地方	七五

高爾基論美國

蘇·E·沙爾可夫

高爾基有許多批判資本主義的著作，但今天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那些有關美國的政論文章；雖說留在四十年以前，却仍不失為對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有力譴責，這許多精采的文字問世以後，歲月荏苒，然而其重要性却毫無減損。相反地，時間反而確定了它們的正確性，從最近期間的美國生活中無數的事實，都可用以證實高爾基的每一論斷；因為自從高爾基離開美國，罪惡昭彰的「美國生活方式」冷酷的殘暴，只是肆無忌憚地日益加厲了。

廿年前高爾基回答從一家美國雜誌那裏接到的一組問題時，他說：「你們所謂的美國文明，不但沒有，而且也不會激起我的同情，我以為你們的文明是我們這星球上最畸形的文明，因為它把歐羅巴文明的衆多可恥的因素，却放大了可怕的程度。」

這些嚴峻憤慨的詞句，是這位大師一生過程中所寫到談到的資本主義美國每件事的邏輯結論。

高爾基這位資本主義的深刻有恆的批判者，熱誠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不止一次地重複到美國的問題。高爾基在資本主義社會構成中正確地看出無數典型的資本主義的集中的矛盾，他努力喚醒勞動人們從剝削暴力的壓榨下爭取解放的意志，他熱心地以資本家正奔向新的戰爭災難的危險

警告人類，不斷地指出美國的「資本主義的魚龍」，是進步和民主最不共戴天的敵人，無數資產階級阿諛的作家所稱頌的金元共和國，被他稱為黃魔」的帝國，他義憤地，譏諷地談起美國的工業中心，這些工業中心，使他想起使「人們被熔化成黃金」的可怖的煎熬；他談到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說是「日益公開無恥地成為打家劫舍的制度；談到種族歧視，談到美國商人們對藝術與文化懷有多大敵意，他們要窒息真理，自由，理性和任何神聖事物」任何逃脫了銅臭的重壓誠懇的心胸所信仰的事物。

高爾基的關於事實的材料，在深刻和分析的重要性上是無限的。他對資本主義美國的估價與描寫令人驚異；充滿着無可阻擋的說服力與真實性，不加虛飾地揭穿了這搖搖欲墜的真理，對資本主義的野蠻加以無情的斥責，鼓舞着世界的民主力量，起而保衛文化，反對華爾街的超級匪幫。

他並不局限於暴露美國生活方式的反人道，反道德性，他把批評美國眩目的畸形文明的發展，為批評這文明所依存的階級基礎，他致命地打擊了美國資本主義構成的「基礎的基礎」，證明在這樣的國度內遍佈在紐約摩天樓簷下的瘋狂底混亂，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在這裏人類是被他們的同胞無可比擬的用殘酷的方式奴役着，高爾基揭示了美國生活可怕的程度，指出了美國銀行老闆政客中成長不息的侵略趨勢，是對人類可怕的威脅，高爾基所描繪的這一幅圖畫，正雄辯

地證明了列寧的話：「……沒有任何地方，資本的權力，和屈指可數的幾個闊佬對社會的力量，能像在美國這樣殘暴，這樣公開腐朽，」正是因為高爾基的文章和斷論中顯示出對資本主義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的本質的理解，這些作品才在今天，當美國帝國主義正明顯地籍戰爭挑撥者的罪惡行徑尋覓出路的當兒，使我們領會了其中無可爭辯的真理與高貴的人道主義，這位偉大的作家一九〇六年第一次看到「黃魔之城」，那時由於他的藝術以及他在一九〇五年反專制的革命，由於他的積極的英勇的戰鬥，他已和布爾什維克黨不可或離地結合在一起了。

高爾基到美國去的時候帶去了革命的熱情火焰，布爾什維克黨派他們往美國去向全世界人民報道第一次俄國革命的真相。在「我們的訪問」一書和一本稱為「在美國」的文集中這火焰熊熊地燃燒着。

美國反動派起而摩拳擦掌反對高爾基。起初反動派企圖找尋「法律的動機」乾脆拒高爾基於美國門外。但是顯然不可能把高爾基的作品列為「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報紙上於是便侮蔑起這偉大的作家來，層層惡毒的骯髒的謊言，包圍抵制了他，紐約的出版物沒有一家肯登載高爾基的有關俄國革命的真實敘述。

高爾基尤其注意到了美國德行的露骨的殘酷，——要毀壞人的道德尊嚴和人的建設性和創造

性的活動，他看來，紐約的街道像是「滑潤劑」，貪婪的喉嚨，在它深處流動着黑色的一片片的城市的食物——活人，到處——頭上脚下、旁邊、都有鐵的鏘鏘聲響，歡呼着自己的勝利，黃金的力量把鐵呼喚成人，賦與了生機，鐵的網散佈在人的周圍，壓抑着人，吮吸着人的血和腦汁，吞噬人的肌肉和神經，生長而又生長，歇息在無言的石頭上，鐵的鏹鏹和鎖鍊，日益寬廣地擴展着。

至於被打入資本主義地獄的人們，「說來可怖而且痛苦」，靈魂被扭曲、被傾軋、被踐踏出了軀壳，他們久已喪失了能力，無以控制的怒吼着，砰砰作響的山般的鐵石，他們用自己的手創造出來了強大的技藝，今天却淪爲這技藝的可憐的附庸，技藝奴役他們的身心，彷彿這城市就是「石與鐵的胃，吞食過幾百萬人民，現在正在咀嚼消化他們。」

他的話中悸動着對於苦難的美國勞動人民的深厚的同情，對於資本主義剝削下的犧牲者的兄弟般的愛情，他說到美國人民已不再能主宰自己的運命，而變成了「黃魔」——黃金手中的盲目工具，人們不再能編織思想的「勇敢美麗的花邊」，「編出勇敢閃爍的夢境」。作者悲傷地結論道：這一國家的人民，不過是提煉黃金的礦苗，「進步」就是集中羣衆的體力，使人的骨肉、神經、結晶成黃金的過程。

高爾基是這樣的一個藝術家，他對於自由創造的勞動底詩篇，有着敏銳的感受力，高爾基充

滿對資本主義城市中的技術的憎恨，紐約的外貌，首先便以出人意外的醜惡壓制住了想像力，「二十層樓的樓房，黑暗沉默的摩天大廈，巍然高聳在岸邊，絲毫沒有美感的廣場，僵硬，蠢滯的建築，暗澹冷漠地矗立着，家家戶戶都感到擱置在高廈上的傲慢醜惡」，建立起這城市爲的是破壞，而不是爲了人類幸福，「可咀咒的悲慘之城」的悲劇性的形象，夢魔般掠過讀者面前：「蒼白的，患痼疾的孩子們被生鏽的金屬的邪惡的囁聲弄得幾乎神經錯亂」，工人們，「眼睛空空的」無法忍受的勞苦使他們極端疲乏，露出無望窮困底景象。「我見過多少的貧困」，高爾基寫道：「我熟稔窮困的貧血，憔悴蒼白的面孔；但是東端（E·E）的窮困的恐怖比我所知道的任何東西都更令人沮喪，」在這「呆笨的醜惡」的天國裏，在這「從未有過絲毫美的痕跡」的王國裏，甚至於愉快都被機械化、標準化、貶抑了，這兒遍佈着寡歡的沮喪；正像把一塊濕布擲在最後的餘燼上，消滅了人的思想，生活就像「廣漠但是緊閉的牢獄，愁慘的生命力的輾歌，升起在牢獄之上的生命力被黃金的力量輾碎了。通過這一「泥沼中的生活」作者急切的想尋覓一個在這城市的黑暗的苦役中尚有些微生氣的人」，但是「內在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並不閃耀在這些人的眼目中，」高爾基憤憤地大聲疾呼，到處只有窮困，大規模的窮困、懷慘、無望，高爾基論到紐約窮人的篇章，我們讀後是不會不戰慄的，一個景象過去，緊跟着又是一個更恐怖的景象，驚訝與憫

隱之心壓倒了想像力，高爾基這樣談到孩子們：「在擁擠得像肉口袋一樣的街上，孩子們貪婪地在路旁的垃圾箱中尋找腐爛的蔬菜，找到了便在可怕的灰塵和炎熱中當場連霉帶菌一齊吞了下去；他們像一羣羣鴛鴦的鴿子蜂擁在人行道上，直到清晨一點鐘，兩點鐘甚至更晚的時候，他們仍然還在貧乏底污穢可憐的微生物中挖掘，這是針對黃魔的富有的奴隸們的貪慾活生生的斥責。成人們「蜂擁在骯髒的泥溝裏，彼此摩肩接踵像混雜的河流中的漂浮的貨物，飢餓的力量靈情的擺佈他們尋找食物，這一迫切的慾望，才使他們有了生氣」，至於他們的生活，「在污穢湫隘的室內，桌上堆着骯髒的陶器，和食物的殘餘，閃爍着鉄床架子幽暗的光，鉄床上面堆了破破爛爛的衣物。

高爾基在這城市的膿瘡中浸潤他的筆鋒，暴露存在着的悲劇性的真理，在作者的聲調中，不僅只是痛苦，也有熱情的號召，要我們去反抗去鬥爭，他的心中充滿熾熱的夢境，夢見一個人能够粉碎毀滅這種可憎事物，制止驕橫的鐵的呼叫」，說這話時，他已經開始寫作他的關於俄國革命英雄的傑作小說「母親」、「丹苛」和「暴風雨中的海燕」，作者驚異地注意到「黃魔之城的居民們竟鎮定地接受一切毀滅人類的事物」，作者號召他們去了解俄國人已經把握住了的偉大真理，——這真理告訴人們，生活的主宰必須只是勞動者，因為「生活爲的是勞動者，一切阻礙生活的事物必須擊毀。

這一真理照亮了他的文字，他的尖刻的批評對美國勞苦大眾是一個強有力的號召，號召他們把黃魔從肩上拋開，伸直腰，挺起胸，爭取老闆們在脚下踐踏的人權。

高爾基在一稱為「共和國的大王之一」的小冊子中描寫了那些阻礙勞動人民生存的人們。高爾基回答我們上面談到的那家美國雜誌時寫道：「一切國家的資本家們，都是令人嫌惡的無人性的一丘之貉，而你們的資本家更糟，顯然更愚蠢地貪婪着金錢。作為一九二九年所說的話的明證，我們可以舉出這篇，「共和國的大王之一」。——憤激，如火如荼的反帝國主義的小冊子，反對現代美國的佔有者與統治者，爆發出炮火般的力量，這篇文章針對着世界各族人民的正義的憤怒的對象之一，寫出了無可比擬的令人厭惡。

描寫這個角色的目的是象徵資本主義的令人窒息的殘酷的力量，以及資本主義對於任何活生生的，人的事物的不共戴天的敵意，在暴露資本主義醜惡的深度與力量上，世界文學中少有能與高爾基的文章相比擬的。高爾基使我們看到「發臭的屍屍」以其腐爛的氣味，毒害大眾的生命。

這篇文章一開始時，作者便以一種諷刺的口吻，承認每逢他要想像一個活的資本家像甚麼樣子，他總會把他描寫成一個似乎絕不需要頭腦的「怪物」——只要有一堆肌肉筋骨，由一種從一切東西中壓榨黃金的慾望賦與的生機就行，雖說高爾基所實際見到的美國闊佬，外表上很少有與這

個誇大的觀念相符之處，但這觀念在本質上却是完全正確的，這個教養很好的紳士以及向記者善意地描寫了他的「主人法典」的善意中間，的確有些怪物成分。

高爾基在北美共和國中所注意到的無冕之王的形象是他有「一對長而柔軟的手臂，把地球攞拿到懷抱中來，並且把它推進到黑暗洞穴似的口袋，口在吮吸噬咬，咀嚼我們的星球，把地球當成一塊熱的烤紅薯來涎污……」那裏還能有力地描寫美國帝國主義擴張者的貪慾，在我想像中，闊佬的口袋，像一個洞穴，他可以輕易地袋走一座教堂、議院大樓、以及零星的必需品……高爾基暴露了華爾街老閻們統治世界的野心，他諷喻地指出這點，早在四十年前，他便從美國生活的「瘋狂混亂」中，看到了驚人的「旋律」，這「旋律」今天已經在「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中膨脹成震耳欲聾的喇叭聲了，高爾基筆下的「大王」是以一種適合於杜勒斯或范登堡的派頭宣稱：「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美國人是地球上最優秀的民族，世界大半的錢都是美國人所有，沒有甚麼人像我們這樣有錢，所以全世界不久便將屬於我們……」

雖然過去了四十年，這幾行也不妨在今天寫出來，似乎宣稱的不是「共和國的大王」，而是美國議會和股票市場上的實際的活的商賈，當然，今天的老爺們說起話來比較是更會「粉飾」更會造作的；他們並沒有白活這麼多年，就某些方面說來，高爾基筆下的闊佬好像是按着今天的共

和國大王們」塑形的，譬如說，他們等於白宮裏的「好孩子們」，孩子們受的訓練很好，不至於干擾老闆們的事情，今天的哈里曼們和法列斯塔們更進步了，他們高據政府的一切要津，執行閣佬們發動侵略的計謀。

高爾基筆下的「共和國的大王」也有極端敏感的手指，手指有一股奇異的權力，可以任意抓取多遠像胡佛先生一樣，對於一九三二年曾使兩個訪問高爾基的記者羞愧地承認的事實，「大王」若無其事，這裏說的事實便是：「我們痛苦地感覺到當我們在歐洲時，歐洲人憎恨我們」，各民族對美國富翁政治的憎恨從那時起，已經增長了幾百倍了吧！

高爾基的文字爭論的重要性，在於這一事實，首先揭露了美國文明的有漏網的一面，隨後又教我們理解這一文明是歷史所注定要消滅的。

高爾基無情地揭陳出美國政治社會制度的令人作嘔的骨幹，從「美國上帝」的臉上撕去了面具，暴露了它的罪惡的本質。

美國「民主」「文明」的神話，一再被掃除，赫斯特系統黃色報紙所矜誇的「美國生活方式」漸漸地暴露出每況愈下的貧乏相？倫理，高爾基鞭笞了維護資本主義利益的倫理，倫理？「在街上你安排了警察和偵探，又在每個人的心中，塞上一大堆原則，這些原則還要在人的腦筋裏生

根，隨以便粉碎、縊死、毀滅人心目中的一切反對你的活動，一切可能危害到你的權益的慾望」。宗教？「對窮人是必要的……宗教是滑潤劑，我們愈用它來滑潤我們生命的機器，我們各部份間摩擦便愈少」，藝術？這也是需要的！因為「要是人人都開始在詩裏面登廣告，生活該是多麼愉快，這種藝術須必得使人快活……頭腦有時需要點鎮靜劑……身體有時需要點興奮劑」。文學？兩本文學書可以承認：一本聖經，一本賬簿，兩本書對於人心同樣有刺激，一拿到手裏，便感覺到內在的力量，你要甚麼，就有甚麼。民主？真的「美國人習慣上愛吹牛說，美國的報章，都能貴為總統，提起這樁事來，我只想指出報章多聰明，不提總統的才智，——剛好我對後者一無所知」。

高爾基的文章裏不斷提醒我們列寧的話，列寧指出美國的「民主」……僅只是宣傳任何有利於資產階級事物的自由，也就是說，宣傳最反動的觀念，宗教、蒙昧倫理、保護剝削者以及諸如此類的自由。

偉大的作家詳盡地描寫了愚弄大眾的機器，這是主人們熟稔地用以達到自私的目的地，這機器包括使人粉身碎骨的勞役，不斷的失業的威脅，墮落的資產階級道德的固執的宣傳，尤其重要的是煽惑玩弄被資產階級倫理所敗壞了的一羣俗物的卑劣的固有的本能，當我們從書上知道美國

俗物怎樣津津於殘酷與對暴力的愛好，我們便明白在多麼久以前美國的土壤上，便準備好要生養法西斯這毒物。關於這點，高爾基看到了一切在美國成長的土匪主義和集體犯罪的證據，他的密切注視是特別有重要性的，他強調這一事實：這制度本身產生子這一過程，在罪犯們的罪過與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內固有的罪惡間建立起來了有機的聯繫，在高爾基看來，山姆叔叔的土地日益近乎是個土匪和賊的巢窩，強大的罪犯團體網日益擴展，高爾基正確地把這點看成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衰頹的顯然徵候，所以他精密地研究了阿爾·卡明尼事件和有名的威克爾山委員會的報告，他從中獲得的結論說，差不多在美國的一切大城市中，犯罪者們和警察的勾結都可以感得到的。

「資本主義世界奄奄一息了，只剩下最後的一口氣了，高爾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是高爾基有關美國的著作的中心意旨，作品中充滿作者的深刻的信念，產生為最可怕的奴役人類的社會制度不能不瓦解，不能不在民主與進步力量的革命壓力面前倒下去，所以，雖然那些扯說的布爾喬亞政論家們想看到「繁榮，」技術的力量，與高度的物質文明，高爾基却堅決地暴露正在毀滅資本主義制度要害的可怕的毒瘡，「羣衆的涸竭」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也就意味著滋長文化土壤的涸竭」。高爾基描寫資本主義的文明就是野蠻人的「文明」，這一「文明」完全冷酷地否定了一切可以稱之為民主的「最低需求」的東西：創造性的「思想自由，勞動自由，信仰自由，」「資產

階級敵視文化，並且它也只能敵視文化——這是資產階級現實所證明的真理，「高爾基一再指出，他對美國「文明」的全部分析都證明了這點，我們把美國看成一個孕育精神的貧瘠，猖獗的無知，和原始性的偏見的地方，這一方面高爾基對美國人的毫不可愛，形式主義的音樂的殲滅性的批評，多麼精彩！他稱這音樂為「脂肪的音樂」，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者，他再三地大聲疾呼，抗議民族歧視的恐怖，在美國民族歧視已經成為令人作嘔的家常便飯了，他憤怒地談到給黑人受私刑的「白種野人」，號召報復，那些僅只因為人的皮膚是黑色，便當成罪惡就上電椅的貴族們。

三十年代高爾基在一篇文章中呼籲：「想一想這些事多麼愚蠢無恥：我們在艱苦中學着修飾，豐富了的這個好的星球上，如今掌握在一幫只會賺錢的毫無用處的人們的貪婪的手裏，這些笨頭笨腦的人們攫取了別人的創造力——科學家，技術家，詩人和建立了文化（我們的「第二自然」）的工作者的血汗，而把這創造力化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黃色金屬和一張張的支票」。

高爾基論述美國的文章中彌漫着火熱的號召，號召去擊毀這些「笨頭笨腦」人的力量，他對資本主義的憎恨力量，來自他對勞動人民的愛的力量。偉大的作家筆下的一切都呼吸着對於為人類的自由幸福而戰鬥的人們的愛。

高爾基的有關美國的著作，無可爭辯地證實了這一點，當他繼續着澈底毀滅剝削者的戰鬥的當兒，他以其誠懇豔羨和尊敬談到那些努力反對反動派壓迫的美國作家、科學家和政治家們，他永遠都辨清：一邊是美國的銀行家和他們的走狗，另一邊是美國的人民。

一九二九年，一家黃色報紙挑釁式地問高爾基是不是真的恨美國人民時，偉大的作家以高度的義憤痛斥了他的卑污的誣蔑。

高爾基的崇高和自我犧牲的魄力，已經鼓勵全世界進步和民主的戰士們的團結和思想意識的發展。

高爾基的速寫、短論、小冊子中迴響着這個作家對自己的人民的高貴、愛國的驕傲，我們的人民已經指示了全人類以自由幸福的道路。